

低碳社会的发展启示

——日本传统自然观的现代意义

王一冉-云南大学

“低碳社会”，这一最早由日本学者提出的观点，日益受到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。而在如今，“低碳社会”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视角，使我们逐步意识到：在“机械化自然论”的指引下，人类和自然是如何践行渐远，对自然的掠夺又是如何对环境和人心造成了双重冲击。

人类与自然同属于一个世界，如果说对自然的占有与破坏是人们膨胀欲望的外显，那么人们内心深处的迷茫脆弱，人们的自我封闭、各自为营或许是人们沉溺于占有自然的原因。纵然在现今物质文明极度发达的时代里，自然已经越来越居于客体的地位而与人类分化，但我们仍可以设想：解决自然问题或许可以与解决人心问题同步。且正是在思考人与自然关系以及在思考“低碳社会”发展的过程中，学者们逐渐发现了东方传统自然观在现代环境发展中的重要意义。他们将这种东方的思考方式称之为“自组织的宇宙观”，在这种宇宙观当中，人与自然不再是机械对立的，而是融合共生的。它营造了这样一种氛围：自然保持其真实原有的姿态，人在与自然相融时得到内心的充盈。而这种氛围与宇宙观都能在日本传统的自然观念中得到印证。

在日本传统的思想当中，自然无疑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。正如大西克礼在《物哀》中所言：“日本的民族文化和民众的生活之中有一种独特的对待自然的方式，那就是人们会适应自然、顺应自然。”从太古中世时期，直到近世近代，自然感的要素一直存在于日本民族的思考模式之中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在此过程当中，对于自然的敏感体察、包容共感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人格要素被确立下来。作为一个自然当中的个体，他们能感受到最明显的四季的变化，在保持真诚细腻内心的同时，将灵魂契合于变化万千的万物之中；他们观照又汇入自然，从而达到“物我同一”的境地。且如果我们站在现代的角度来看，就会发现这样的人格要素的确立是异常可贵的。因为当我们面对当今社会环境的发展，自上而下的强硬措施或许收效甚微，而每个个体对于自然发自内心的尊重、包容才是更为根本的要素。在日本，这样的要素渗透在了其传统文化艺术等多个方面中。

首先，日本传统的自然观承载在日本的歌道里。“歌对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，”

在歌中，人心世情与自然都得以抒发表达。且对于日本的歌者而言，面对自然，参与者的人格精神等要素是与自然融一的。人拥有者觉察自然四季变化的敏感多情，人类的存在与自然的存在不可分割且彼此平等。正如在《古今和歌集》中所呈现的那样，一年四时自然中的种种风物被人们真诚描绘而出，在保留着自然本真状态的同时，人精神深化的层次也同自然风景一起表现了出来。“若夫春莺之啭花中，秋蝉之吟树上，虽无转折，各发歌谣。物皆有之，自然之理也。”自然与人同样拥有着兴发感动的生命力，它不是机械的、僵死的，而是同人类一样发出歌咏感叹，散发出生命的朝气。在以和歌为代表所传达出的自然感慨中，人们是发自内心地因自然而感到喜悦，因贴近自然而感到自由，因怜惜自然而感到完整。可以猜想，在此自然观的引领下，人们对于环境中万物的关照是顺应内心毫无阻力的，人爱自然就像爱惜自身，在这样的观念引领下，一种自觉包容利他的发展模式也可以毫无阻碍地建立起来。

同样，日本传统的自然观也承载于俳谐艺术当中，且得到了深化。“以天地为尊，不忘却万物、山川、草木及人伦之本情，嬉戏于落花散叶之间，并在此过程中贯穿古今之道。”自然与俳谐的宗旨息息相关，并在此基础上，对于自然的尊重进一步加深，如果说中世之前对于自然的态度还包含着许多主观的因素的话，日本俳谐中的自然就更加纯粹，人们真实地沉浸于对自然的谛观当中，将自身充分地浸润在自然里，进一步地从人们狭窄的自我范围里跳脱出来，而去切实地体会自然万物的律动。“无像花时同夷狄，无心花时类鸟兽，出夷狄，离鸟兽，顺应造化，回归造化。”日本的俳者与自然正是达成了一种深刻的同化。从松尾芭蕉的古池跳蛙、春归鸟啼；从小林一茶竹林落雪、远山悠然；从与谢芜村的樱花逡巡、春水流荡中，可以感受到极为纯净的自然律动，人们也因此而感到深深地震撼。在俳谐中，自然变化万千，这是其活泼泼的生命的充分体现，甚至客观地向自然学习这样的态度也是俳谐不断所强调的。对自然的敬畏建立在对自然真诚的理解的基础之上，唯有如此，才可逐渐趋于人与自然融一的境地。

为了追求“低碳社会”的发展，或许日本的传统的自然观能够给我们以启示。它是东方思想中的宝贵财富，从朦胧深远的歌道，到风雅之诚的俳谐，无不体现着与自然融一的人格特质，无不体现着人类与自然共有的生命力。日本传统的自然观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：那就是引领我们从自我欲望这个狭小的空间中

走出，从而去尊重、包容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。同时，它或许也能为当前极为紧迫的环境问题提供重要的解决路径。

[1] 大西克礼. 日本美学三部曲[M]. 北京: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, 2020.

[2] 纪贯之. 古今和歌集 300[M]. 北京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20:10.

[3] 今道友信. 东方的美学[M]. 北京:三联书店, 1991.